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雙鳳奇緣 第二回 太守被責獻女 昭君用計辱奸

詩曰：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。
若還四季不飲酒，空負人間好時節。

話說太守王忠，見奸相發怒，吩咐左右動手拿他，急急叫聲：「相爺且慢，容卑職告稟。」奸相道：「你做一個黃堂太守，管轄萬民，連一個昭君沒處找尋，怎麼回覆旨意？你還有什麼分辯？」王忠道：「非是卑府不用心細查，乃查了一月，在城在鄉並無昭君名字，還望相爺原宥。」奸相聽說，好不耐煩道：「欽限緊急，任你慢騰騰的性兒，誰擔此違背聖旨之罪？你這狗官不用追比，焉肯將昭君找尋出來！左右與我將狗官扯下去打。」下面一聲吆喝答應，嚇得王忠只叫：「相爺開恩，容寬限三日，卑府好去細查。」奸相坐在上面，佯作不睬，左右虎狼動手，可憐王忠被捺在地，輪替四十荊條大棍，打得王忠哀聲不止，肉綻皮開。打畢放起，奸相又叫聲：「王忠，再限三日，如有昭君，萬事休提。三日外再無昭君，定取狗官首級，決不寬貸。」

王忠聽說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只得諾諾而退，連聲答應，一步一拐，出了館驛。有家丁扶著，也騎不得馬，喚一乘小轎抬進衙門。可憐王太守，眼淚汪汪，下轎入內，有姚夫人接至房內坐定，見老爺這等狼狽，問起緣由。太守未曾開言，先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夫人，想我堂堂四品黃堂之職，今日撞見奸相，這個對頭星，因我不將昭君查出，打了四十大棍，又限三日，若無昭君，定要典刑。夫人呀！看來女兒是要獻出的了，若再隱匿，只怕我這條老性命就活不成了。」姚夫人見說，由不得目瞪口呆，暗想：「女兒這等聰明伶俐，怎生捨得她遠離他方！若把女兒前去應選，丟得我夫妻二人膝下冷清，日後倚靠何人收成結果；若不把女兒獻出，又伯老爺受罪不起。」由不得一陣心酸，兩眼淚如雨下。王太守也是含悲痛哭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昭君，自從酒醉睡去，夢中與漢王相會，面約終身，她就癡心妄想，志不改更。到了次日，天明起來，梳洗已畢，不帶丫環，出了香房，獨自步進花園，對天雙膝跪下，暗暗禱告：「念信女王嬙，昨夜夢中相會漢王，漢王面許奴家選進西宮，若是奴家有后妃之福，但求天遂人願；若是奴家福薄，漢王不來召取為妃，奴寧老死香閨，再不他適。」祝罷一番，將身站起，歸了香房，每日只是悶悶沉沉，坐在房中思想漢王，癡心等守，茶飯頓減，容顏消瘦，毫無一點歡情。

那日因在房中間會，取了一雙大紅繡鞋，用針刺繡雙飛鴛鴦。正要繡成，忽然線斷針折，因大吃一驚道：「難道奴與漢王無緣，不能應三更之夢了嗎？」說著撲籟籟地淚滴香腮，連聲歎息，不禁心中有感，吟詩一首：

寂寞無聊坐繡房，尖尖十指繡鴛鴦。

鴛鴦繡到雙飛處，線斷針殘淚兩行。

吟詩方了，耳畔內忽聽遠遠地上房一片嘈嚷之聲，心中好不十分詫異，便叫丫環：「你聽，夫人房中為什事這等吵鬧？速速前去，且看一看，回來報我知道。」丫環答應。去不多時，急忙回報小姐道：「不知為什麼事情，老爺和夫人坐在一處，痛哭不止。」昭君聞知大驚，即命丫環拿梳具過來，打扮一番，要到上房探問消息。你道昭君怎生打扮？但見她：

面對菱花挽烏雲，手理青絲髮萬根。

高梳一個蟠龍髻，鳳釵金簪髻邊橫。

柳葉眉彎如新月，秋波秀眼黑白分。

脂粉不施生來媚，耳上金環左右分。

穿一件團花錦繡襖，係一條碧水波浪裙。

翠手鐲雙龍取寶，金戒指八寶裝成。

紅繡鞋剛剛三寸，白綾帶裏住摺根。

行一步裙不動人真愛惜，笑一笑齒不露價值千金。

遠看她分明是廣寒仙女，近看她好一似南海觀音。

昭君打扮已畢，出了香閨，來到上房，見了爹娘，叫聲萬福。老爺、夫人齊道：「吾兒少禮，一旁坐下。」昭君道：「孩兒告坐。」坐定，便問爹娘：「為什麼事情這等傷心？可說與孩兒知曉。」王太守見問，料難隱瞞，便將朝廷欽差毛相來到越州，命為父的四門大張皇榜，要選昭君，因為父的捨不得將吾兒花名報去，回言越州沒有此女，惱了奸相，把為父的打了四十棍，還限三日定要昭君，如再沒有昭君，就要致死為父，所以與你母親在此傷心的話說了一遍。

昭君聽說，心中又恨又喜：恨的是奸相太不留情，喜的是夢真靈驗。便叫聲：「爹娘，休要煩惱，事到其間，只管把孩兒報去充選，一可救爹爹性命，二使兒進皇宮，一家富貴。爹爹且去見奸相，只說昭君有了，要赦卑職無罪，方敢說明。他自然叫爹爹直說，爹爹回他，卑府一身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名曰昭君，情願入宮充選，他自然改容相待爹爹。」

王太守見女兒肯去充選，即刻出房，上馬來到館驛。見了毛相，毛相便問：「昭君有了麼？」王太守就照女兒的話回了一遍。毛相忙站起扶住知府，口稱：「恭喜知府」，並陪罪道：「如今是國丈大人了，方才多多得罪，望乞國丈寬宥。」王忠連稱：「不敢。」毛相道：「可用暖轎將令媛抬來一看。」王忠答應。回到府衙，說與夫人、女兒知曉。昭君道：「既是天子選兒為妃，還怕奸相不來朝見，豈有君妃見小臣之禮？爹爹去對他說，一個不出閨門的繡女，怎肯輕於出去見人，請相爺到府衙一看，不怕他不來，等他來時，女兒也代爹爹出一口氣。」太守聽說，連稱：「有才女子勝於男兒！」便出了衙門，趕到館驛，回明了毛相。毛相暗想：「我原是假意試他一試，他若肯來，就失了貴人的身分，如今不來，方是正理。且住，難道我反求見於她麼？」腹內沉吟。未知他肯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